

民国时期放洋考察研究

——以公共卫生专家李廷安为例

李永宸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李廷安是中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赴欧洲考察各国公共卫生,认为东欧新兴国家的公共卫生建设值得中国借鉴。每一城市设立卫生局,各区分设卫生事务所,这是“已公认为合式(适)之组织制度”;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以及各卫生事务所的工作是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关键;民国时期放洋考察是地方与国内大事,国内报媒常追踪报道;考察结束后必须向领导与主管部门汇报考察结果;举行演讲,向各界汇报考察见闻、各国先进经验、国内工作如何改进,并鼓励工商界人士与国内名流支持自己的工作;最终形成正式的考察报告,公诸于众。

关键词:放洋考察;李廷安;公共卫生;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6)02-146-005

doi:10.7655/NYDXBSS20160214

一、李廷安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

李廷安(1898—1948)为中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1]。李廷安求学时期,成绩优秀,是1926年北平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的文海奖学金(the Wenham Prize)获得者(每届毕业生仅成绩最好的一位获奖),1929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一年半内完成博士论文,在哈佛大学是少见的。”^①李廷安曾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从事地方公共卫生事务和卫生行政管理。抗战时期,李廷安先后担任卫生署委任的华南地区防疫专员与卫生署防疫大队队长、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院长、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的教授兼主任、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与附属医院院长。1936年,他被选为“协和”的第一位荣誉校友(the first alumnus trustee of PUMC)^[2]。抗战胜利后,请辞上海市卫生局长,服务桑梓,同时担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

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和博济医院院长这三个职务。“这三个职务中的任何一个都可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可是他独特的精力和勇气使得他同时地领导了这些在广州的主要医学机构,并且首次协调地使得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所服务的社会同时得到了利益。”^[2]李廷安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格精神诚邀四方人才,服务广州中央医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院。其中著名的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寄生虫学家陈心陶、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的儿科专家钟世藩、病理学家秦光煜等^[3]。此时,李廷安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早在1945年1月因肠癌而做了第一次的手术,“生活于可能会早死的威胁之中”^[2],1947年做了第二次手术,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1948年5月6日,在广州与世长辞。

二、赴欧洲考察经过

李廷安应国联邀请,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意,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卫生行政。1935年11月4

收稿日期:2016-03-03

作者简介:李永宸(1964—),男,福建连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疾病、医疗与社会。

① 出自严镜清作缅怀李廷安教授。严镜清,1932年毕业于“协和”,是新中国北京市卫生局首任局长,从1950年起任此职至1966年,2005年9月6日病逝。该文由李廷安二儿子李宝健教授提供。李宝健,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

日,李廷安乘坐昌兴轮船公司日本皇后号输启程。是日下午1时半,各机关团体欢送者百余人。李廷安在轮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将本次考察行程、考察国家、考察重点、考察目的告诉记者。“此次出国考察,半为国联招待,半为市府委派,并承卫生署予以种种帮助介绍便利……将对于各国之卫生行政事业,予以详细考察。而尤注意于欧洲新兴国家,如波兰等国之卫生行政。我国各种事业,与欧洲各国较,均望尘莫及,瞠乎其左,而尤以卫生事业为最。本人此次出国考察,将侧重注意城市卫生行政,藉以归国后作改革我国卫生事业之借镜。”^[4]

李廷安自1935年11月4日起程至1936年3月12日回抵上海,共130日,其中在路上行程60日,因各地放假而无从接洽考察者6日,实际考察研究之时间仅63日。其考察国家及其城市、考察时间如下(国名与可考城市名据现在通用名):日本神户 Kobe(半日)、横滨 Yokohama(半日)、东京 Tokyo(1日);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1日);美国火奴鲁鲁 Honolulu(半日)、纽黑文 New Haven(半日)、纽约 New York(2日)、波士顿 Boston(2日)、瑞士日内瓦 Geneva(4日)、普鲁金斯 Prongins(1日);法国巴赛 Passy(1日);英国伦敦 London(13日)、帕普沃思 Papworth(1日)、曼彻斯特 Manchester(6日);荷兰海牙 Hague(3日)、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2日)、鹿特丹 Rotterdam(1日);丹麦哥本哈根 Copenhagen(6日);波兰华沙 Warsaw(6日);捷克布拉格 Prague(3日)、批士顿耐 Pistany(1日);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Zagrab(7日)^[5]。

本次考察,李廷安在英国考察时间最长,在伦敦考察了13天,帕普沃思1天、曼彻斯特6天,共20天,占实际考察时间的32%;其次为前南斯拉夫7天;再次为丹麦和波兰,各6天。李廷安回国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前)南斯拉夫,所有一切卫生行政,对于我国国情,极为适合,故将来本人颇拟以该国所有卫生行政,以为我国改革卫生行政之张本。”^[6]

三、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走访卫生组织机构与个人

李廷安考察了国际组织、各国卫生组织机构,并与卫生专家举行特约晤谈。主要有:国际卫生行政机构(1处)、国家中央卫生行政机构(5处)、城市卫生行政机构(10处)、乡村卫生行政机构(5处)、卫生学院(8处)、护士学校(2处)、公共卫生试验所(3处)、海港检疫处(1处)、妇婴卫生组织(5处)、学校卫生组织(4处)、露天学校(3处)、公共卫生护士组织(1处)、肺病

预防组织及疗养院(9处)、花柳病预防组织及治疗院(2处)、风湿症治疗院(2处)、精神病院(2处)、普通病医院(4处)、传染病医院(3处)、卫生稽查组织及工作(12处)、卫生专家之特约晤谈(7处)^[5]。

其中,最令李廷安感兴趣的是各国“卫生稽查组织及工作”、“城市卫生行政机构”、“肺病预防组织及疗养院”、“卫生学院”、“卫生专家之特约晤谈”。这与本次考察的主旨和目的有关。李廷安的考察兴趣点有一共性,即城市卫生。因为“城市卫生工作,为地方卫生行政中尤为复杂而重要之部分。”而“为保障市民之健康,减免疫病之危害,自须注重卫生行政不可。此即廷安奉命赴欧考察城市卫生行政之主旨。”其考察目的“原欲借助他山,以资改进我国城市卫生行政之参考,故于参观研究之时,基本观念尤以是否适合我国国情为基础,以期不负此行之任务。”^[5]

(二)考察各国城市卫生状况

李廷安总结欧洲各国“传染病中如鼠疫、霍乱等病,欧洲各国已无发现。天花为罕见之症,白喉、肺结核、花柳病等,亦日见稀少”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各国普及卫生教育,二是国家与社会团体注重卫生设施建设。李廷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西方各国对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频仍的国家,常常“意存轻视,认为尚未开化”,因此,希望通过改善我国的卫生现状、增进民众健康,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同胞,所应憬然而悟(按:有所觉悟),共图卫生建设之进步,造成健康之民族,抬高在国际间之地位。”李廷安感到这一点是此次赴欧考察,感触最深的地方,也是要首先报告的内容。“此为赴欧实地考察后,感触益深,首应报告者也。”^[5]

(三)与各国卫生专家讨论戒烟办法

李廷安发现“欧洲及所经日美等国,罕有嗜嗜鸦片之人民”,因此没有戒烟设施可供参考。通过与各国卫生专家讨论,都认为可借鉴“欧美各国办理禁酒”之经验,一致认为“须从革除不良嗜好之心理及杜绝害源做起,并体念嗜烟人之心性环境,而导以改嗜其他正当消遣,否则禁者自禁,而阳奉阴违及再犯累犯之弊,仍难肃清。但用峻法严刑,亦未始非施禁上有力之办法。”^[5]

此外,其考察内容还有:各国民众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各城市所办卫生事业、卫生人员培养与选用、医疗设施之建设等。

四、探索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地方卫生行政组织结构是赴欧考察重点

近代中国是农业占主导的国家,民族工业落后,

国民收入低下,无力支付医药费,患者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城市卫生与人口增长不同步,卫生观念落后,各种急慢性传染病流行,吸食毒品、酗酒、娼妓等陋习盛行,使国人体质羸弱不堪。旧法接生,婴儿产妇死亡率高。从几组数据看中国国情:我国农民占85%，“每人每年之收入约有40元之谱,则每日约为1角1分。”^[5]“我国每年痨病死亡率平均约为10万分之300。以全国4万万人口计之,每年人民之死于斯疾者,几达120万人。然而患者人数,更以死亡率之十进计算,约有1200万人之谱。”^[7]“(1930年代,我国)平均人寿仅30(岁)……世界先进各国平均死亡率约为15……(我国)约数为30,较先进国高出一倍,即每千人中多死15人。此15人谓之逾格死亡,即不应死亡而竟死亡之数。”^[8]我国人口以4万万计,则国人每年之逾格死亡应有6百万人。因此,近代学者常用“贫、愚、病、私”来概括中国国情,外国人看国人为“东亚病夫”。

李廷安从“协和”毕业后,就在北平卫生事务所从事创立事务所内外的各项工作,并在1929年就任所长。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包括整理环境卫生,防治传染病,办理学校卫生,推行妇婴卫生、检验体格、预防接种、卫生宣传、普通治疗等。卫生事务所的创立,公共卫生专业学生就有了实习基地。李廷安对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严镜清回忆,“李教授从1926年毕业到我1932年毕业的七年时间内,他除了从事自修、帮助教学、出国学习和做科研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卫生事务所从事创立事务所内外的各项卫生工作。说来容易,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初创工作,是从摸索工作开始的。他从实际工作中,从探索、研究、总结中得出初步结论,又以结论在实践予以继续改进,逐步写成一本著作,打印的英文大约有数十或百页。可译为:关于北京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各项工作的批判性讨论。原文为英文:A Critical Study of the Various Services and Contents of Health Work in the 1st District Health Station,简称为:A Critical Study。这本著作没有付印出版。但在各科室、各部门负责人中,尤其在协和毕业的从事公共卫生学科工作的人员中纷纷传阅、讨论,认为热题热文,是工作的具体指导。在学校与学科领导人中,有的人鉴于它在学科与事务所工作人员中走红的劲头,曾不无带一点讥讽的语调。我称之为‘圣经’(Bible)。”

李廷安考察发现,卫生事务所这种地方卫生组织组织结构在欧洲各国也受到认可。“每一城市,设一卫生总机关,按区分设卫生事务所,若一区中尚嫌一卫生事务所为不便应用,则于该区卫生事务所之

下,再设简单之分所二三处,此种趋势,已公认为合式之组织制度。”^[5]至于卫生总机关(即卫生局)与卫生事务所的性质、职能及彼此关系,李廷安精辟地概括为“卫生局是行政机关,各区卫生事务所是只做工作不管行政的机关,一则居于指挥监督的地位,一则居于产生事业结果的地位。”^[9]卫生事务所是在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都市,以最少的卫生经费支出,最大限度解决都市人群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可行途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成立在当时国际公共卫生界也是一个创举,它将医学与人群联系起来,当时世界各地尚没有实践这一方法,即使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事务所的经验后来也为许多国家所仿效。”^[10]

五、借鉴各国经验,结合国情, 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

李廷安认为,办理中国卫生行政,首先要摸索出一套花最少钱,而产生最大化效果的方法。“我国国计民生,正值困疲之时,卫生建设,自应以支出最为经济而收效最为宏大之方法办理。”^[5]这套方法的重心落在卫生行政组织建设上。这一高效的卫生行政组织,具体而言就是:“上海市现设卫生局,为策动全市卫生工作之枢纽,并拟分区设置卫生事务所,实施关于当地之种种卫生工作。又于市中心区设一市立总医院,以补预防之不足,而应疾病治疗之运用,又于市中心区设一卫生试验所,掌理化验、诊断及研究等工作,(襄)赞预防及治疗两方面之进行。”^[5]而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以及各卫生事务所切实履行“保产、育婴、社会卫生教育、学校卫生、家庭卫生指导、疾病审视、健康检查、痨病及花柳疾病预防等”工作,则为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另一重点。第三,就是治疗设施建设。通过考察发现,“凡50左右床位之医院,其维持及医疗设备等各种费用,较100床位之医院,可省无多,故本市市立医院开幕后,或可将吴淞及江湾两区之小医院停办,仅留病床数张,施行急救之用。”^[5]第四,推进戒毒戒烟办法。具体有引导市民入于正当之娱乐消遣,并努力宣传,使皆认识毒品鸦片之有害无益;杜绝毒品来源;“对于受戒断瘾者之日常生活状况,并应交由附近警察机关,加以警视,所有断瘾者均应施行无定期之调验二三次,以寒再试之胆。”^[5]

六、民国时期放洋考察为地方与国内大事

民国时期专家、官员放洋考察为地方与国内大事,各大报媒常在“时人行踪”、“时人行踪录”专栏

进行追踪报道。李廷安 1935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 时半从上海启程,但早在 11 月 1 日《申报》就已报道:“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氏,为国内有数之公共卫生专家。近应国联之请,得市长同意,奉派往欧洲各国考察卫生行政。此项消息,各报均有揭载。”^[11]1936 年 2 月 6 日《申报》报道李廷安考察行程^[12]。3 月 9 日《申报》报道李廷安预计抵沪时间^[13]。3 月 11 日《申报》报道李廷安经过香港返沪^[14]。3 月 13 日《申报》报道李廷安“昨日下午,乘北德公司霍克斯脱轮抵沪,船于下午 4 时,停靠公和祥码头,各欢迎人员,即登轮与李氏握手言欢,旋即登岸返沪寓。”^[6]

考察者启程考察与考察结束返回,常有同事、下属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前往码头欢送与欢迎。李廷安启程时“本市各机关团体代表前往欢送者,至为踊跃,计有市公用局长徐佩璜、工务局长沈怡、社会局代表张科长秉辉、公安局代表袁良驹、卫生局代局长吴利国、第一科长沈浩、沪南卫生事务所所长尤济华,及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训练班学员等各机关团体代表百余人。”^[4]

考察者启程考察、考察完毕到达后,接受记者采访。李廷安启程前,在轮次告诉记者本次赴欧考察的赞助者、行程、目的。考察完毕,李廷安又在轮次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本人此次奉命出国考察,凡经十余国,先至日本,旋渡太平洋,至加拿大、美国,再渡大西洋,至英国、荷兰、丹麦、德意志、波兰、捷克、(前)南斯拉夫、瑞士、意大利等国。在日内瓦时,曾与国联前派来华技术专家拉西曼相晤,交换改善中国卫生行政事宜。”^[6]

考察者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考察经过与考察结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李廷安于 1936 年 3 月 13 日下午 4 时抵沪,14 日晨即“赴市政府晋謁吴市长(按:吴铁城)。吴市长对于各国卫生行政近况,垂询甚详。先生将考察所得,先作口头报告,尚须将详细书面报告,整理就绪后,除呈复吴市长外,并将赴京一行,晋謁卫生署刘署长(按:刘瑞恒)呈递报告书。”^[15]

李廷安 20 日到南京,拜会卫生署长刘瑞恒,报告考察经过情形,在京公毕,即于 21 日搭夜车离开南京,22 日晨 7 时抵达上海,于 9 时即赴卫生局办公^[16]。

30 年代,南京到上海,即使乘快车亦需要 5 个半小时,李廷安 3 月 20 日到南京,汇报考察工作完

毕,21 日连夜赶回上海,早上 7 点到达,9 点即到卫生局办公。上海市的卫生建设方兴未艾,李廷安正要以考察所得,改进本市的卫生工作。“离国日久,一切重要局务,均待亲为处理,故将于今日即行销假视事,而本市一切卫生设施,均在积极改进中,各项卫生建设,亦均在积极兴办中。如市立医院之开办,各区卫生事务所及卫生试验所之扩充,以及其它各种卫生事务之发展,均待李氏之筹划。”^[6]李廷安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一直以来,忘我工作^②。

考察者回国后,常举行演讲,向各界汇报考察见闻、各国先进经验、国内工作如何改进,并鼓励工商界人士与国内名流支持自己的工作。李廷安回国后,先后于 4 月 5 日、8 日、18 日为“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市卫生局同人第七届年会”、“新药业、制药工业、饼干糖菓罐头业等三公会”分别举行“考察欧美后之感想”、“考察欧洲各国卫生行政之经过”演讲。李廷安在三公会欢迎会的“致答词”中称:“所历诸国卫生设施,类皆美善兼尽。对卫生事业之措施改良,均不惜耗费巨大财力与精神,一往直前,实地干去,是以结果良好。堪为我国借镜者殊多。”“各国名流对我国各项新建设及卫生措施之逐步推进,均有良好批评。”敦请各界人士支持卫生工作,“诸位先生均为社会知名之士,或各业领袖,尚望不吝赐教,对卫生事业之改善,予以扶助指教,以谋逐渐演进。与各先进国得并驾齐驱。”^[17]

书面考察报告是出国考察者对考察工作的全面系统总结,是考察者运用考察国的先进经验,改进与解决本国具体实际问题的心得体会。书面考察报告常公诸于众。李廷安将各国办理公共健康的先进经验,运用于改进上海市的卫生行政工作上。具体包括审视卫生行政组计划、检讨上海各区的卫生工作、改进治疗设施、普及学校卫生、推进卫生教育、增加卫生稽查人员、推进戒毒戒烟办法等方面。并最终形成《赴欧考察城市卫生行政报告》,并发表于《卫生月刊》上^[5]。

李廷安逝世后,《中华医学会》(英文版)的“献辞”称李廷安是“公共卫生先驱者中的真正一人”^[18],他是“(协和)以公共卫生为事业的第一位毕业生”^[19]，“京、平、沪卫生教育,多赖李氏倡导。”^[20]严镜清动情地回忆:“他是我国早期医务界的一位先进,著名的公共卫生界学者和教授,他人格高尚,襟怀坦白,开朗乐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早年矢志

② 笔者与李廷安孙女交谈时,她回忆说:“奶奶常常说:爷爷早逝与长期劳作、睡眠不足有至相关,你们将来既要自己的事业,也要保重好身体,保重好身体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有足够的睡眠。”

于公共卫生这门广泛而又新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矢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他身体力行。我仰慕他,追随他。可惜的是,可悲的是他英年早逝!”

参考文献

- [1] 佚名. 穗中央医院院长李延安患病逝世[N]. 申报, 1948-05-11(2)
- [2] Ferguson ME. Obituary LI TING-AN, M.D., Dr.P.H. 1899-1948[J].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48, 66(6): 342-343
- [3] 李永宸. 广州中央医院首任院长李延安[N]. 羊城晚报, 2013-08-03(B10)
- [4] 佚名. 卫生局长李延安昨午放洋考察[N]. 申报, 1935-11-05(11)
- [5] 李延安. 赴欧考察城市卫生行政报告[J]. 卫生月刊, 1936, 6(4): 169-176
- [6] 佚名. 市卫生局长李延安昨返国[N]. 申报, 1936-03-13(9)
- [7] 李延安. 防痨运动声中“中国预防痨病协会”成立概要[J]. 社会医报, 1934(208): 4667-4670
- [8] 李延安. 我国乡村卫生之重要[J]. 卫生月刊, 1934, 4(12): 501-505
- [9] 李延安. 卫生局及各区卫生事务所之组织及工作(25年9月7日在上海市政府联合纪念周报告)[J]. 卫生月刊, 1936, 6(10): 459-463
- [10] 王勇. 兰安生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1): 13-17
- [11] 佚名. 市卫生局长李延安氏将出国考察[N]. 申报, 1935-11-01(11)
- [12] 佚名. 考察卫生行政毕事, 李延安将返国[N]. 申报, 1936-02-06(12)
- [13] 佚名. 李延安 12 日可抵沪[N]. 申报, 1936-03-09(9)
- [14] 佚名. 李延安过港返沪[N]. 申报, 1936-03-11(7)
- [15] 佚名. 李延安昨销假视事[N]. 申报, 1936-03-14(9)
- [16] 佚名. 李延安昨晨返沪, 即赴卫生局办公[N]. 申报, 1936-3-23(9)
- [17] 佚名. 新药业等三团体昨欢迎李延安[N]. 申报, 1936-04-09(11)
- [18] Khoo FY. DR.Li Ting-an —A Dedication[J].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48, 66(6): 344
- [19] 陈志潜. 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37
- [20] 佚名. 大夏请李延安讲演[N]. 申报, 1933-12-03(18)